

# 「六十年」的感想

文／邱七七

今年8月1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停戰60週年。

隨意在大街上攔住10個行人問他們知道「這個日子」嗎？恐怕都回答不上來。

不怪他們，歷史知識很少出現在日常生活裡，即使教科書對近百年的現代史著墨也甚少；尤其近60年來，大自世界、國家、社會，小至家庭和個人，都有太大太大的變化，若非真正有心或有興趣，去年的事都不一定記得，遑論60年前的。

但是六、七十歲以上的人親歷二次世界大戰，要他們忘記那一段歷史，也不容易。

最近我在想，世界的走向、國家的命運，以迄個人的遭遇，都有為數極大的一部份是所謂的機緣或天意，人力無法掌握；我從60年前的1945年說起。

1945年世界上有許多大事：

年初，俄軍突破歐洲東線；4月，逼近柏林，希特勒在地下室舉槍自殺，納粹投降；美國製造的原子彈接近成功，威力可迫使日本投降；2月，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在雅爾達密約中以損失中華民國的主權換取蘇俄承諾對日宣戰；4月，羅斯福去世；6月，杜魯門將雅爾達密約知會我們；另要求日本放下武器，限其在7月底以前答覆；7月，原子彈試爆成功；8月6日及9日，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8月10日，蘇俄這狡黠的北極熊向日本送出宣戰書；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時是公元1945年，中華民國34年；我國自民國26年對日抗戰，浴血8年，始獲最後勝利。

勝利有許多狂歡鏡頭，但由於蘇俄在大戰結束前最後一分鐘才向日本宣戰，不戰而得到許多勝利的果實，使極待休養生息的中華民國面對慘烈的內戰，一打又是好幾年。

民國38年4月23日，當時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在兵臨城下的最後一刻，隨一位長輩來台灣暫避兵禍，當時任誰也想不到台灣竟成我們永久的家。

為什麼說「我們」，因為在三十七、八年間避亂來台的約有80萬人，其中有兩位不僅以台灣為永久的家，而對台灣作了最大的貢獻，一位是陳誠先生，一位是尹仲容先生；我在民國74及77年，應出版社之邀，撰寫二位的傳記，由資料中讀到他們對這塊土地所播下去的種籽及結出來的果實，到今天仍被這塊土地上的人綿綿享用。

陳誠先生擔任過台灣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他在38年接掌省政府之後即刻著手實施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使全省農民由佃農而耕有其田，使地主投資工業獲得更高的利潤；接著，又實施幣制改革，因為當時的物價飆高到戰前的130倍，金融財政上的危機影響社會秩序，於是發行以4萬元舊台幣兌換新台幣1元的幣制，使紊亂的金融穩定、成長，逐漸在國際上受到認同，今天，我們持有的新台幣仍是響噹噹的。

尹仲容先生擔任過中信局局長、經濟部長、外貿會主任委員、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台灣銀行董事長，是陳誠先生最器重的財經大臣，他力排許多反對聲浪發行百元大鈔及帶領台灣「經濟起飛」，是我們切身享受到的德澤。尹仲容先生還做了一件大事：改革外匯。

當財政經濟貿易獲得穩定步向繁榮之後，外匯的需要紛至沓來，民國46年時，我們有三十幾種匯率，出口農產品、出口工業產品、進口汽車、進口化妝品，各是各的匯率，這叫複式匯率，實施起來既不方便，又影響貿易發展，他又力排非議將複式匯率換成我們今天使用的單一匯率，今天我們的外匯存底是在單一匯率下才能擁有。

以上只不過略舉二位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我曾試想民國三十七、八年若他們二位不來台灣，是一個什麼情形……；歷史不能回頭，空想無益，但我們所作所為，都會變成歷史；我們對今天負責，歷史上才有令人懷念的好紀錄。